



「茅盾珍档手迹」

人民是不朽的

◇ 格罗斯曼 著

茅盾 译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个黄昏，在
上，重砲陷在移动，这些砲是移动
那不朽的 茅盾 译
空，人们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
砲兵们，只有很少数是步行着的，其
其中，正持着烟盒在吸烟，这些
脸上来，他那水汪汪的牙齿闪着光亮
鬼脸，然而不是，他的脸色是
可掬。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



【茅盾珍档手迹】

人民是不朽的

◇ 格罗斯曼 著
茅盾 译

桐乡市档案局(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茅盾珍档手迹. 人民是不朽的 / (苏) 格罗斯曼著 ; 茅盾译 ; 桐乡市档案局 (馆) 编. — 5 版.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8-09308-8

I. ①茅… II. ①格… ②茅… ③桐…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8139 号



前言

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本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乌镇人。他是我
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其创作以史诗性的气魄著称，代表
作包括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和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茅盾逝世
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称茅盾『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
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
了基础』。正由于茅盾具有这样的历史成就和历史地位，有关他的档案资料也就
成了我们国家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集名人档案的过程中，走访了茅盾之子
韦韬先生。韦韬先生认为，把家中尚有的茅盾档案资料全部保存到家乡的档案
馆，一是放心，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到档案馆进行查阅和利用。因此，在经过全面
整理后，他向桐乡市档案馆无偿捐赠了茅盾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中，有茅
盾小说、诗词、回忆录、文艺评论的创作手稿以及笔记、杂抄、古诗文注释、书信、
日记、译稿等原件，还有茅盾的原始讲话录音、照片等。

档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记录。借助档案，人们可以了解过
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我们认识到，利用好这批珍贵的茅盾档案资料，让它通

过各种形式为社会服务,对促进茅盾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促进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的研究,对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茅盾的作品手稿,有钢笔字、毛笔字、铅笔字,字体隽秀、飘逸,笔力苍劲、潇洒,如同一幅幅精美的书法,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为此,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在征得韦韬先生同意后,决定精心选择部分茅盾档案资料,陆续编辑出版『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

本册收录的是茅盾于一九四五年翻译的前苏联长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手稿。小说作者是华西里·格罗斯曼(Vasili Grossman)。书中叙述了在一九四一年初秋苏联红军虽然坚强抵抗但不得不继续后退的战争最艰苦阶段发生的故事。

编辑出版茅盾的档案资料,是我们桐乡市档案局(馆)开展档案编研工作,利用档案为现实服务的新的尝试。这项工作,得到了韦韬先生、中共桐乡市委、桐乡市人民政府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桐乡市档案局(馆)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潘亚萍

副主任：张荣泉 王 佶 沈家明 季镜清

委员：陶小萍 许贵平

主编：潘亚萍

副主编：王 佶 季镜清

执行编辑：季镜清

编辑：陶小萍 许贵平 蔡维明



目 录

八月·····	〇〇一
军事会议·····	〇一五
夜色苍苍的城·····	〇三三
一个城的毁灭·····	〇五二
在团司令部·····	〇七一
晚上·····	〇九一
马尔契辛那·蒲达·····	一一一
巴巴姜梁的一营·····	一三一
战壕中·····	一四七
不计代价——一步不退！·····	一六四
将军们·····	一八四
此地的主人·····	二〇二
辽尼亚·····	二二四
一个痛心的日子·····	二三八

营在早上出动作战·····	二五八
自知之明·····	二七三
在勃鲁赫牟勒的司令部·····	二九四
虽死犹生·····	三〇八



八月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个黄昏，在向哥美尔市的大路

上，重砲队在移动。这些砲是这样的，甚至于见多

识庶的骑马的军差，也若是兴趣盎然地看着 长年奔波，

那硕大无朋的钢铁的砲身。塵土弥漫了暮色的天

空，人们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眼睛却 [redacted] 火紅。

砲兵们，只有很少数是步行，大部分都坐在砲上。

其中一半，正捧着鋼盔在喝盞裡的水，水点从他的下巴

滴下来，他那水湿的牙齿闪闪发光。你以为他在装

鬼脸，——然而不是；他的脸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态

可掬。

「飛——机！」走在前头的中尉拉长调子叫着。

两架飞机 [redacted] 掠过一丛橡树向公路远方衝来

了。人们不安地望着，开始争论：



「这是我们的孩子！」

「不，是祖国的！」

形是「前线」那句的感语，他们又哆然爆发了：「是我们的，不错，——可是我的私意呢？」

飛機橫越公路而去了，這表示牠們是我們的，出

國飛機在常見縱隊以爲總是轉而和公路平行

的路後的。

掉

引來

採取了

強有力的拖拉機，拖着那些大砲穿過村莊的街

道。大砲們隆隆，碾過靜謐的黃昏的村街，經過那

些刷白雪白的村舍，村舍門前小巧的庭園中紅的芍

藥和毛茸茸金色的球狀花輝映着

人們和灰白鬍子的老頭兒坐在門

落日

前階台上，

牛在年久，狗在汪汪，——大砲們沉重地拖過，

這

切，看來是多麼怪樣。

在一座小橋附近，不慣這樣可怕的重壓的橋身



在板地叫，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等候那■砲汤通过。

那司机，显然对于这样的情形是习惯的了，微笑地注

意看看那一个^在■^内铜壶喝水的士兵。营^{军事}■委员，坐在

司机旁边的，老是伸长了脖子看能不能期望见那纵队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机说，带着浓重的烏克蘭方

音：「也许我们就在这里过夜罢，天马上就要黑了。」

营委员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赶一赶了，」他说，「我还要赶到司令

部。」

「这种梯的道路^{说不定}里走肯定不能够，反正是不

了，^呢今晚得上得在梯子裡宿夜。」司机说。

营委员失声笑了起来：

「怎的为难呢？你立刻^呢爬起来，把牛奶煮了。」

「喝这厨一点牛奶，再加我黄油煎得好好得马铃



暑，其实也不坏。」

「还想吃上鹅肉？」警委员说。

「怎么不想？」警司机兴奋地顶了一句。

「三个钟头以内，我们必须赶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坏，也不问黑得怎样。」

一会儿以后，这汽车开上了桥了。亚麻色的矮小的孩子们跟在车后跑。

「喂，教父，拿三黄瓜去，拿三番茄去，拿三梨子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着，把黄瓜和苹果的^皮篮子扔进那开了手刹的车窗。

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们挥手，感动得心都颤抖。看^着村童们跟撤退的隊伍送别，包加列夫心里真是又甜又酸的。

战争以前，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包加列夫是一位古学教授，担任了莫斯科^某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座。



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把教書的鐘立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在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已經開始了兩年之久。他常常直到該吃夜飯的時在那時候才從這方學回到家裡，一坐到飯桌前，就从皮包裡抽出手稿來讀。他的妻問他吃的合不合口味，炒雞蛋鹹的够不够，他的回答總是半部不對馬尾。妻是又氣又好笑，可是他卻對妻說：「丽莎，你要知道，今天一天我簡直的樂極了，——我讀到了斯尼才從舊檔案裡找出来的馬克思寫給拉法卡格的教封信呵！」於是妻就靜听他說，瞧着他是那樣的興奮和愉快，也不禁為之神往。妻是愛他的，而且以有他為驕傲，——妻知道他的同志們多麼敬重他，總是用丁多麼讚揚的口吻談到他品性的貞潔醇朴。

現在謝尔蓋·亞力山大洛維奇·包加列夫，担任着其戰後的政治部敵情科科工作的代理科長。有時他回憶



到大学裡手稿得藏处的凉快的地下库房，那满堆着
 各种文件的桌子，那加了聚光罩的台灯，以及^那窗台
 主任把流觞杯从这一个书架推到那一个的时候梯脚
 的滚轮滚出来的吱呀吱呀的声响。有时，他那未完
 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会浮上了他的脑筋，于是他对于
 这曾经使他倾注一字一句，心力如此劳而且切的问题，又
 一度加以思索。玩味和

十汽车奔驰在路上……烟煤，砖瓦的灰，黄色的土，
灰色的 极细的 砂灰，这一切的灰塵把人的面孔弄成死人似

的。塵土的雪陣高罩在前线的道路的上空。这塵土，

是数十万双红军的靴子所扬起来的，是载重车的轮子，

坦克的环带，拖拉机，古砲，集作

農場 群的 馬 和母牛，羊群和猪群，集作

農場的拖拉机，难民们的格令作響的小車子，集作農

場工作人员的草鞋，以及縫包收魯伊斯克，摩乍尔什

那些



后窗，^北窗都夫卡，别处送夫卡，^逃地方^逃出来的姑
 娘们的^北鞋子所扬起来的。这些尘土，高军在乌克兰
 南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这些尘土掩过了苏维埃的原
 野。到了夜间，^暗阴沉的八月的天空，被村庄在大火凶恶的
 火焰映得通红。炸弹爆裂的雷一样的吼声，隆隆地滚
 过了橡树和松树的林子和颤抖的^黑扬树，红色的
 和红色的飞^暗弹划破^暗了厚天^暗和线
 似的天幕，高射炮弹在高空炸裂像白的星，满载
 着爆炸弹的“哥克儿”（^秋国飞^二种），在^暗的高
 空单调地哼着，那声音是辛酸而嚇人，村落的老人
 竟^大老人们^大送着退走的士兵们，对他们说：“喝点牛奶
 别去别，亲爱的……”吃了这乳酪……拿了这些饼干去别，
 为孩子……带上黄瓜在^上吃别。老眼在^上着眼淚，
 粗在^上成个成方^黑满是尘土的，^上疲倦的臉兒中
 间，找到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大婆们把^黑力的白布包



于是为她们办完^代准备好的物品，送到士兵们面前，
 而且懇求道：「拿去，拿了去罢，好孩子，你们都跟我
 親生的骨肉一樣的。」

由寇从西方袭来，寇的坦克都无目的地

體和文的骨頭，紅色和綠色的龍，狼頭與狐尾，文角

哮喘的鹿頭。每一個士兵的衣袋裡都帶得有一片：被征

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的凡午登，被焚

的伯(与)格秉世、不鲁梭尔和姆斯世丹，奥斯拉和那

捷克，雅典和琴尼奧，每千位兵的袋裡都有地圖。

女和男人的照片，髮型短而髮型垂下的，都穿著條

子文的寬大的 綢繆
每一軍官身上都有替身

符魔禁用的珊瑚珠的串子，取去吉祥文的

外有靑黃色琉璃珠的眼睛。的十布人每一處軍官的衣表裡，

都有一俄法軍用會話手冊，裡面是這些簡單的句子：

两手举起，「站住，不许动」，「砲^A在那里？」「投降」，「每一



士兵都学会了这些字的俄文：「面包」、「鸡蛋」，以及「拿来，拿来」。

匪寇从西方闯进来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奋起抵抗了：

从清敞的奥卡河，宽阔的伏尔加河，从黄澄澄的卡玛河以

及飞满喷沫的伊尔蒂斯河，从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

从顿巴斯和克甫基，从阿斯特别赤拉罕和佛罗内兹，千千万

万忠实的劳动人民的手，挖掘那反坦克壕，战壕，掩

蔽处，土坑；喧嚣的森林和荒莽，静默地躺下了牠们

万千的躯干，横在石路上和冷靜的村庄中巷裡；带

刺铁丝圈围住了大小工段的院子；

■在我们可爱的绿色城市的大街上和方場，铁的刺

猬似的反坦克塔，也建立起来了。

包加列夫有时自己也很驚異，在这样如何数小时之间他

突然的就结束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竟那容易輕而舉；

他而在危疑間取而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